

□白湖

“少年时期的文学生活，那些读中文系的人领我走过的路，像行进的火车窗外的风景，闪过少年的我的眼前，我可能睡着，可能遗忘，可能彼时无法完全理解，但事实上，那些风景永远不曾熄灭，它们像接连点燃的火柴，微光连续起幽暗中亦明亮的路，指引我走到这里。”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朱婧写过一篇散文《读中文系的人》，文题取自另一位中文系教授林文月的同名散文。

这段文字，让我一见如故。我也是一个读中文系的人，我也是曾经被指引与照亮的人。只是惭愧，我当年选择中文系完全是因为数学不好，想学英语专业又因为性格内向不爱开口而作罢。看起来像是无可奈何的选择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却会暗自庆幸，幸好当年读了中文系，它已慢慢地成为我一生的热爱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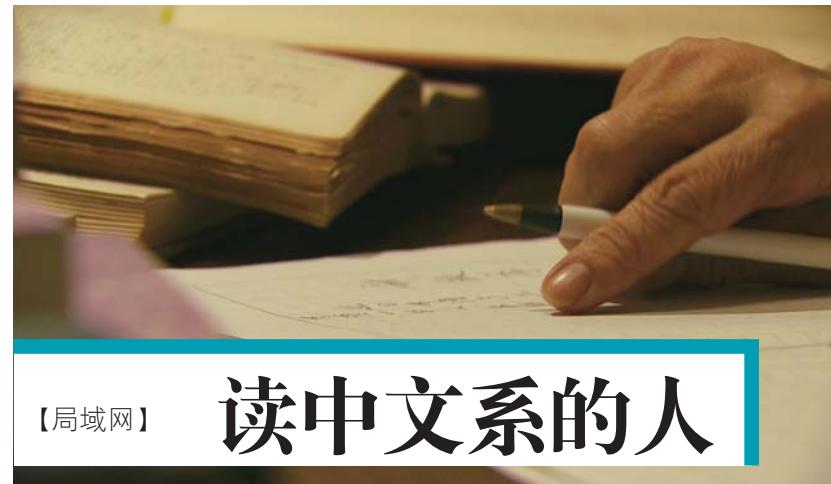
时光倏忽，这个夏天，朋友的孩子也到了选择专业的紧要时期，她四处寻求建议，也算是为人父母之幸福的烦恼，那么，孩子的意见是什么呢？虽然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到眼花缭乱，孩子们的专业选择，似乎仍以孩子所擅长以及所热爱为价值参考，又或者，以排除法，不能和可能一一排列，最后的选择水到渠成，皆大欢喜。

很多时候，看起来复杂的选项，若不急不躁细细想过，便会明白，当下的选择已经是能力范围内最好的选择。

和我一样当年选择读中文系的人，他们后续的故事又是怎样呢？

时光倒退，我那时最热门的专业，是生命科学、计算机、法律、新闻，还有外语专业，我一位老乡是法律系高材生，周末我们一起去听讲座，回宿舍路上，听他滔滔不绝讲一些法律专业知识，我常常为自己插不上一句嘴而自惭形秽。学中文的四年，也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四年。没有天之骄子的光环，只有脚踏实地、老老实实地读书。我们的学校有一座漂亮而古老的图书馆，琉璃屋檐，灰色大理石外观，四壁是阔大的落地窗，我和我的中文系同学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坐在图书馆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优秀书籍，至今想起来激动不已，那是太美好的青春年华。

大学毕业，我随男友来到济南定居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竟渐渐



【局域网】

读中文系的人

开始了写作生涯，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当年读中文系沉浸式的阅读无疑是我日后写作的根基。阅读，在阅读中的思考，无论严寒或酷暑笔耕不辍，全力以赴地执着与勇气，这些最基本的文学素养，至今滋养着我，激励着我。

同窗好友中最励志的是Peony，大学时我曾与她击掌为盟，大学毕业后一起去西部支教，抱歉得很，我那时百分之百的恋爱脑，一毕业就结婚，西部支教也就不了了之。Peony却志向坚定，孤身一人去偏远山区整整当了一年中学老师。后来，更是意志顽强，不折不挠一直读到比较文学博士。当年一起在著名的樱花城堡下留影的中文系女生，只有她始终不曾动摇对文学的热爱。她功底最深的是古典文学，但现在，她对西方文学造诣日深，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高手，已打通东西方文学的任督二脉，是让我们深深敬佩的存在。

Plum是一位爱笑的女生，一笑起来眉眼弯弯，妩媚动人。Plum本科毕业后考取教育硕士，后去高校当辅导员，聪明、热心、热情，是深受学生也深受我们这群老同学喜爱的花儿一样的女子。这之后，Plum又考取心理咨询师，线上线下忙碌着心理咨询工作，她的口才一直很好，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，当年读中文系所学并未白费。

另外两位年龄较小的Rose和Tulip思维活跃，不走寻常路，进公司做了白领丽人，文学于她们是人生路上华丽的点缀，她们后来的人生另有一番旖旎美丽的风景，与文学无关，但文学所

蕴含的素养与审美无疑令她们受益匪浅。Rose喜欢带着老人孩子全世界旅行，Tulip则有一座漂亮的庭院，四季盛开着明媚的鲜花。

以世俗的眼光来看，我们这些当年读中文系的人，并没有多么耀眼的成绩或成就，不过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年轻人，选择了一个冷门学科，自得其乐地读了四年书，尔后，因缘际会，各自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在自己的小天地努力、充实、知足地过好每一天。

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，叫“鼹鼠饮水，果腹而已”，一个小鼹鼠渴了，去一条小河沟喝水和去长江喝水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因为它的目的，无非是填饱肚子而已。在自我重塑最重要的年纪，专业与专业的差异，远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巨大。无论读的是热门专业还是冷门专业，你持之以恒的努力会给出最终的答案。

七月的盛夏，风是燥热的，人也是躁动的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心理懈怠与自我质疑中，或好高骛远，或妄自菲薄，或踌躇不前，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。朱婧老师说：“鸡生蛋也好，蛋生鸡也罢，关键是，鸡得是真鸡，蛋得是真蛋。”我们选择专业，专业也在选择我们，我们与专业彼此成就。你要拿你所有的去换你所要的。

荆榛蔽芾，亦产蕙兰。这个夏日，祝愿每一个年轻的你，都找到自己的方向，都拥有自己的故事，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指引和照亮后来的人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自由撰稿人)

【后浪奔涌】

桃子老师

学生能吃呢。

她向我们透露，自己长胖，并非是因为对美食的执着热爱，而是小时候治病使用激素的原因，这种激素的副作用就是会变胖。一位女生马上露出担忧的神情，“那怎么办，岂不是很难瘦下来？”“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呀，能保持健康，有精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我也很开心啊。”她面带微笑，言语中满是温柔。当时，尚未流行容貌焦虑这种说法，如今看来，她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，一直在感染着自己的学生，教会孩子们爱自己，摆脱焦虑。

很快，我们都毕业了，大部分人都成为她的微信好友。因为我们实在太喜欢她了，她简直就是元气少女。

我时常会溜进她的朋友圈，看看她最近又在做什么“艺术创想”。她对学校的美术教室似乎永远充满美好的想象，总要在里面搞创造。比如，换个不同颜色的窗帘，购入些花花绿绿的新椅子。因为有几个学生说想在美术课上玩泥巴，她还在教室里添置了几台陶艺拉坯机。听说，那几个学生发现这件“大好事”后，兴奋得合力把她举

起来了。学生们口中喊着，“老师我们爱你！”“我也爱你们！”桃子这样回应着大家的爱，“请你们也爱自己！”

她大概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爱，并把那些爱都放在了她喜欢的事业上。于是，美术教室就被各种各样的爱塞满了，学生们经常能在其中发现许多惊喜。尽管每周只有一节美术课，她还是会用心设计。学生喜爱动漫角色，她就以动漫为主题上一节生动的色彩课，学生热爱国风，她就在课堂上教大家设计唐装汉服。她总是试图满足孩子们各种各样的愿望，并向大家传递出“你们值得被爱”的信号。

在课堂上，艺术变成了一种爱的能力。在这里，孩子们能暂时逃离必修课和升学考试，在课堂上尽情挥笔，以美好的东西赠予自己，收获喜悦和满足。这是一种令自己快乐的能力，亦是一种热爱自己的方式。时隔多年，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她。也许，当一个老师心中有爱，爱便会成为一种知识被传输，能教会孩子们爱自己，是教育的浪漫之处。

(本文作者为95后，任职于北京语言大学)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开出租车的张姐

□邢新锋

“自从入了网约车平台，我的单就没断过。送人到了菏泽市区后，平台上的单更多，同一时间有好几单在等也是常事。”在向我咨询完如何填报高考志愿后，张姐兴奋地说。

“你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！为你点赞！”与张姐是在一家金融公司举行的客户答谢会上认识的，身穿黄底碎花连衣裙的她，自告奋勇上台演唱了一首流行歌曲，虽然方言味浓了些，但唱得情真意切。她和我坐同一张桌，又是老乡，就认识了。有熟悉的人说，她刚离婚，现在开出租车。听此让人惊诧，从她的装扮气质，从她唱歌时的投入和愉悦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悲戚戚郁郁不欢。

在车站在商场在超市门口，都曾碰见过她。一辆半旧橘红色的车，干干净净，甚至车顶也擦拭得干干净净。再看车内，座椅套整洁舒展，没有一丝皱褶，还有淡淡清香。“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的出租车。”“我这人就是爱干净，每拉完一位客人，只要有条件，我都要擦擦清洗一下。他们都说我有洁癖，没法儿，我就这样。有客人特别是女乘客，坐过我的车都给我要手机号，说下次还坐我的车。”

她也不避讳自己离婚了。当发现在外地工作的丈夫有了外遇，她毫不犹豫离了婚，“别看我没有工作，我也不容许自己的尊严人格被人踩到地下，我就不信自己养活不了自己。”其实，哪是她自己呀？女儿判给她了，儿子判给他爸了，但还跟她生活。

能干什么？跑出租车吧！时间自由，不耽误接送孩子。一开始开电动三轮车，拉不下面子，张不开嘴，实际上干什么事都有门道。她发现在出租车市场，要眼勤嘴勤脚勤，才能揽到更多的客户。比如，从车站出来的人，如果目不斜视旁若无人地向前走，肯定是有人接或者家在附近、订的宾馆在附近；要是来到车站门口四下张望的人，就要赶快走上去问话，这人肯定要坐车。“那个地方我知道，跟我走，没错！”“赶紧上车吧，车上暖和，一会儿天就黑了！”话说得要甜，但语气要坚定有紧迫感。她的生意就这样慢慢好起来了。

“还得感谢少年时的自己。那时家里穷，兄弟姐妹多，没钱让自己上学。过了两年才和妹妹合用一套书上了学，本来是领着妹妹上学的，比妹妹这正式学生学得还好。妹妹小学毕业就不上了，自己却上了初中。由于家务活多，牵扯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初中毕业不上了。要不自己连科目一也考不过去，连个智能手机也玩不转，网约车也约不了。”经过九九八十一难，张姐终于拿到了驾照。又咬咬牙，亲戚邻居借点加上自己的积蓄，买了一辆二手车。今年三年驾龄一到，她又加入了网约车，不用费尽心思主动揽客了，平台“滴滴”主动送来了乘客信息，多节约时间和精力呀！

开出租车，见到的人三教九流都有。有人见她长得漂亮，又离婚了，觉得有机可乘而想入非非，便对她说：“走，我请你吃饭，咱们再喝两杯。”“来到我家楼下，走，上去吧。我整俩菜，咱们喝点。”她知道这些男乘客的醉翁之意。心里厌恶，她会委婉地拒绝：“谢谢！我还要再去接两个人”，绝不给这些人可乘之机。人嘛，生来不就是为解决困难的吗？当然遇到的好心人更多。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，听到他们说声“谢谢”，心里就已经很温暖了；有些乘客还热情给她矿泉水。一次，送乘客回来的路上，车子没电了，只好到附近村上找一户人家充电，正是午饭时间，那大娘给她盛了菜，拿了馍，端了饭，让她感动不已。还有一次，已和乘客讲好了送到兰考160元。路途中，儿子给她打电话说伤着脚了。到达后，那乘客又悄悄扫给她200元。

晚上，张姐打电话说，已经给儿子填报好了志愿。又说自己今年好好干，争取明年换一辆新能源汽车。

(本文作者任职于山东省东明县第一中学)